

第四回 馬雲大鬧五柳園 湯彪仗義贈金帛

詞曰：

東裏先生，家何在、山陰溪曲，對一川平野，數椽茅屋。昨夜江頭新雨過，門前流水清如玉。抱小橋、回合柳參天，搖新綠。疏籬下，叢叢菊。虛窗前，蕭蕭竹。歎古今得失，是非榮辱，須信人生歸去好，世間萬事何時足。問此春春釀酒何如，今朝熟。話言馬雲闖進園門，不見家丁，大叫道：“狗娘養的，躲到那裏去了，清平世界，就要強奪咱的寶劍。”馬雲東尋西找，不見一人，按下不表。

且講跟花文芳的家丁，見了那漢子十分兇惡，恐怕尋到公子不得開交，他就跑到梅亭上面，問湯公子道：“這件事情要湯公子解圍。”湯彪道：“所為何來？”家丁將始末根由，細述一遍。湯彪聽了立起身來，“老伯與二位兄長請坐，待我前去看來。”連忙走下梅亭。

剛剛馬雲走到面前來，東張西望尋人撕打，口中罵道：“這狗娘養的躲得乾淨。”湯彪看見彪形大漢，雖然衣服破損，像貌軒昂。不比窮漢之像。便高叫道：“朋友為著何事，與人爭鬧。”馬雲恨不得尋著花文芳一拳打死，方纔消了這口惡氣，見有人問他，睜眼一看，見一位公子，像貌堂堂，武士打扮。這叫做英雄眼內識英雄，便道：“公子休管咱的閑事，咱祇尋那廝。”湯彪道：“你就是與人吵鬧，有人來解勸，朋友呀，你可知道：正是：

得放手時須放手，得饒人處且饒人。”

馬雲見他勸，叫道：“公子不是咱家尋他的，可恨那廝無故拿我寶劍。”湯彪大笑道：“一把寶劍也是小事，兄長何必如此動怒，看小弟分上，且息雷霆，請坐，待小弟尋來還兄便了。”馬雲見公子這般周全便道：“咱家都看公子面上。”湯彪將身一讓，邀馬雲上梅亭。

馬雲見席上二三人，朝上見禮。湯彪請他坐下，忙叫馮旭的家人上酒道：“兄長請多用一杯，小弟去取寶劍還兄。”說畢，下了梅亭而去。馬雲此時腹中飢餓，見那些酒餚擺滿席上，他就狼吞虎咽一頓，喫了盡興，方請問三人姓名，並問那位公子是誰。林璋答道：“方纔下亭去的公子，他是金陵總制操江湯公的公子，名彪。在下姓林，此二位，一位姓錢，一位姓馮。轉問壯士姓名，”馬雲一通名道姓。祇見湯公子走上梅亭叫道：“兄長，寶劍在此。”馬雲立起身叫道：“湯公子，咱有眼不識泰山，咱家聞名已久，欲要拜識尊顏，不想今日得遇公子，真三生有幸也。”正是：

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

馬雲當下就拜。湯彪忙下跪道：“請問長兄尊姓大名。”馬雲道：“咱姓馬，名雲。”湯彪道：“莫非江湖上的‘火彈子’就是長兄麼。”馬雲答道：“正是。”湯彪大喜道：“聞名不如見面，一見面勝似聞名。”二人拜罷起身，馬雲就要告別。湯彪道：“兄長意欲何往？”馬雲道：“大丈夫四海為家，蹤跡無定，咱今日路過杭州，缺少盤費，將此寶劍賣了，誰知遇見這個狗娘養的，白白奪咱寶劍。”湯彪道：“都看小弟分上。”忙向懷中取出五十兩銀子，遞與馬雲道：“此銀長兄可作路費。”馬雲推道：“咱與公子萍水相逢，受之有愧。”湯彪道：“四海之內皆兄弟也，長兄何必見外。”馬雲道：“公子既然賜咱，異日相逢，再為補報。”湯彪大喜，忙將銀子、寶劍雙手遞與馬雲。馬雲道：“銀子咱家自然收下，但此寶劍公子收下，留為早晚防身。”正是：

寶劍贈與烈士，紅粉付與佳人。

馬雲將手一拱，放開大步，頭也不轉，竟自去了。下回書中自有交代。且言湯彪見馬雲去了，隨叫蒼頭將花文芳請來，不一時花、魏二人到來，假意問道：“足下可將那廝拿來，送到錢塘縣去？”湯彪道：“看小弟分上，那人去之久矣。”遂將二人請至亭上坐下，花文芳一眼看見湯彪腰中佩著那口寶劍。問道：“那廝如何撇下寶劍而去？”湯彪見花文芳滿口稱讚，便道：“那人送與在下，我今轉贈兄長何如？”即解下遞與花文芳。文芳接過稱讚“好劍”，遂謝湯兄，即遞與家丁，大家又飲了一會，見紅日西沉，各各起身。花文芳家丁早將馬匹候著在園外，六人出園。花文芳叫聲得罪即便上馬，同魏臨川而去。

且言林璋邀湯彪一齊下船，不一時到了涌金門，棄舟上岸，將湯彪請至馮旭家又喫了幾杯酒，談了些閑話。見玉兔東昇，錢林告辭回家。湯彪告辭回寓。

祇講馮旭轉身同母舅二人進內告稟母親，今日遊湖的話。太太說：“請哥哥坐下，難得哥哥到此，有句話對哥哥說，一者妹子年交半百，時常身子不爽，二者你外甥長成，我欲替他娶房媳婦，早晚也得親近於我，又不知那家有賢德之女。”林璋道：“男大當婚，古之常禮，無奈愚兄進都匆匆不能在此作主，如之奈何？”

馮旭聽見他母親與舅舅議婚姻之事，正合本心，接口道：“告稟舅舅與母親知道，久聞錢林兄有一妹子，才德兼全。”林璋笑道：“何不早言，趁我在此，央人前去作伐。”太太道：“卻央何人為媒？”馮旭道：“不若央請朱老伯前去。此婚必成。”太太道：“我卻忘了。”林璋問道：“那個朱老伯？”太太道：“就是朱輝，與你妹夫最是相好。”林璋道：“可是翰林朱輝麼？”太太道：“正是，此人如今告老在家。”林璋道：“既是朱年兄，明日同外甥拜他，託他作伐此事。”

當日安寢，次日早起正欲出門，祇見湯彪與家丁押著行李到來。林璋、馮旭接到廳堂，見禮獻茶已畢。湯彪道：“老伯進都，小姪那有不送之禮，故今日同小價搬了行李到來，祇是打攪。”馮旭道：“請還請不至。”林璋道：“勞駕垂愛，心感不盡。”

登時用過飯，林璋同外甥上轎，蒼頭拿帖來到朱翰林門首，傳進名帖。朱輝道：“快開門迎接進來。”各各見禮，分賓坐下，獻茶已畢，各敘了一番寒溫。林璋道：“一來奉拜，二來有件小事，奉屈大駕。因舍甥長成特來煩請年兄做個月老。”朱輝笑道：“小弟目下是個閑人，最喜作媒，祇是要喫杯喜酒，不知那家小姐，自當前去說合。”林璋道：“不是別家，就是錢文山令妹。”朱輝道：“要是別家小弟不一定應承，若是錢兄令妹，叨在通家，小弟包成在身上。”又敘了一會閑話，林璋告辭。朱輝送出大門，臨上轎時道聲：“得罪，千萬拜託。”朱輝答應，一躬而別。

話分兩頭，且言花文芳回到府中，將寶劍玩賞一回，十分得意，就吩咐書童掛在自家房裏壁上，次日，同魏臨川到妓女家喫酒作樂，忽見書童前來報信，“請大爺回去，舅老爺來了。現在後堂與老太太講話，太太著小婿來請老爺回。”

去，往外就走，到了家中祇望後面而來。看官，這個書童名叫花有憐，生得脣紅齒白，十分俊俏，原是花文芳幸僮，年已十七歲了，花文芳十分喜他。

且言花文芳來到後堂，看見舅舅，向前施禮，就在旁邊坐下。這花文芳的舅舅，曾做過都察院，如今告老在家，知外甥終日眠花臥柳，不習正務，恐誤他終身。今日到來與妹子嘀咕，早早替他娶媳婦，收管他的心。看官，這花文芳年已十六歲，又是相府人家，難道娶不起一房媳婦？有個原故，花榮玉是個權臣，皇上寵愛他，他就是賣官鬻爵，無所不為，不知害了多少忠良。因此都中這些公卿宦家，不肯與他結婚。童仁向著文芳道：“你今終日閑遊，不是常法，我今訪得錢林和你同案好友，他家有個妹子才貌兼全，我欲前去說親，特自前來通知你母子。”太太接口道：“前日你妹丈，有家報回來，信中掛著孩兒，因此還求哥哥做主。”童仁此時別去。

話分兩頭，且言錢林與母親閑談，家人進來稟道：“外邊朱老爺請相公，有要話相商。”錢林慌忙出來，見禮獻茶已畢。錢林道：“小姪不知尊叔到舍，有失遠迎。”朱輝道：“不敢，不敢。造府有句話與賢姪商量。”正欲開口，又見家人前來報道：“今有都察院童老爺，來拜相公，要與面會，還有話說。”錢林尋思一會，向朱輝道：“小姪與他久不來往，今日來拜，有甚話說。”朱輝道：“何不請進，一會便知端的。”

錢林祇得迎進，到內見禮。童仁笑道：“原來朱年兄在此。”三人復又見禮，分賓坐下，家人獻茶。童仁道：“不知朱年兄恐有密事，小弟告退。”朱輝道：“一句話人人皆可共聽，未識童年兄恐有細話，小弟改日再來罷。”童仁笑道：“小弟也是一句話，人人可以共聽之言。”錢林道：“請問年伯有何話說。”朱輝道：“非為別事，特求與令妹作伐。”童仁道：“小弟也為此而來，不知年兄所議那一家鄉宦之子？”朱輝道：“不是別人，就是錢林兄同案好友馮子清兄，奉求庚帖，請問童年兄所議何人？”童仁道：“也是錢林兄同案好友，就是舍甥花文芳，奉求庚帖。”錢林想兩家一齊說討庚帖，不好允成那家，回道：“二位年伯請坐，待小姪稟知家母，再來奉覆。”

說畢，起身進內，將此話告訴母親一遍。太太道：“兩家求親叫我允成那家？”剛剛翠秀走到太太跟前，聽見公子與太太商議兩家求親之事，正在不決之際，翠秀插口說道：“小姐常對婢子說來，必要面試其才，選中其人。”太太道：“我兒就將此言回覆二人便了。”錢林來到前廳，回覆道：“二位年伯今日請回，舍妹子意思要試才學方許，改日奉請馮、花二兄一考，纔定婚姻之事。”朱童二人點頭稱妙，即時告別，各散不題。

且言朱輝回拜林璋。林璋、馮旭出迎，迎至廳上見禮，分賓坐下，就將求親遇見童仁替花文芳也去求親，錢林要面考之話，說了一遍。明日去考，此姻必成。林、馮稱謝不表。再言童仁來到相府，將馮家也去求親告訴妹子，如今擇日面考才學，姻事可成。花文芳在旁，聽其要考才學，嚇了一跳，接口道：“既是馮旭要與他做親，何須與他爭論，又是外甥同案好友，讓他訂了。甥男另扳高門，叫做三隻腳金蟬天下少，兩隻腳好人世間多。”童仁聞聽此言，不覺面帶怒色，向花文芳道：“據你說這頭親讓與他人，難道你堂堂宰相之子，到不如一個窮秀才？”你今不去考，我偏要你去考，務要這頭親事結下，關你體面。”花文芳無奈，祇得允成。正是：

世上三般都厭物，叔伯娘舅與先生。

不知花文芳此去考文若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(本節完)